



莱蒙湖的灵晕

胡钰

瑞士有着无以伦比的秀美山川，这是自然的恩赐。但瑞士的魅力又远不止是自然之美。其宁静与活跃，开放与融合，理性与和平，让这个不过800万人口、4.2万平方公里的欧洲小国有着世界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1845年，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就认为，“在社会蜕变的过程中，瑞士呈现出最完美的国家形象”。这种“最完美的国家形象”历经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加具有吸引力，瑞士也逐渐成为全球对话的最佳平台、极具活力的创新区域以及人文荟萃的世外桃源。

一

瑞士是典型的小国家、大平台、大影响。这里国际化人才云集，特别是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近200家，国际雇员人数堪比纽约，是国际交流与对话的好地方。再如达沃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只是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区

的一座普通小镇，但随着1971年首届世界经济论坛的举行，到如今每年1月这里都会成为世界政商精英聚会的地点。2019年1月，清华大学在达沃斯论坛上联合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发起成立“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共商一流大学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承担的责任。

毫无疑问，瑞士的发展得益于两个世纪来中立的国际定位，更得益于其追求国际关系中和睦相处、理性对话、独立自主的原则。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瑞士就成为首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其外交原则由此可见一斑。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在瑞士住了三个月，通过瑞士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外交风采。1980年，瑞士制造商迅达集团成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家在华投资设厂的合资企业。

2013年，瑞士又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的欧洲大陆国家。在纷争的国际环境中，瑞士堪称小国有大志。

2019年6月，2020QS世界大学排行榜发布，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前十，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位居前二十。这一高等教育的卓越水平与这个国家的极小规模相比，更显得来之不易。因为有着优秀的人才资源，微软、西门子、惠普等跨国公司都在瑞士设有重要机构。1956年IBM在苏黎世成立了研究中心，吸引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创始董事和数学家安布罗斯·施派泽参与。1986年该中心的两位研究人员因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谷歌更是把美国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设在苏黎世。在此次访问谷歌苏黎世研发机构时，我看到了许多极具创造性、多样性的创新文化设施与设计，不少细节会不时激发参



莱蒙湖

观者的兴趣与赞叹。

瑞士的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少数大学里，更规模化地体现在本地企业中。想想瑞士的钟表业、制药业、食品业、酒店业、银行业，想想百达翡丽、罗氏制药、雀巢咖啡、里茨酒店、瑞士银行、罗技鼠标等品牌，就可看到这个国家的活力。据说，牛奶巧克力就是瑞士人在19世纪70年代发明的。1819年，瑞士人弗朗索瓦·路易·卡耶在瑞士西部小镇沃韦创建了瑞士首家机械化巧克力工厂。此次适逢这一企业建立200年，我访问了这家企业，看到了其历史进程、精细生产以及对品质的极端保障，也看到了其在产品创新、设备创新、模式创新上的成就。事实上，整个瑞士巧克力产业的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吸引力源泉，并与旅游业紧密结合，传播了瑞士的国家品牌。到了1900年，全球超过1/3的巧克力出口都来自瑞士，该行业也成为瑞士解决就业和获得外汇的重要来源。

瑞士迅达集团董事长阿尔弗雷德·辛德勒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瑞士成功的原动力”，“瑞士企业的发展反映了瑞士这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即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是靠其大小强弱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开拓精神、追求卓越和品质的激情”。

其实，钟表业或许是最能体现这种创新激情的行业。当全球钟表业出现颓势时，“斯沃琪表”（Swatch）的推出，为传统瑞士钟表业注入了新鲜活力，保持了瑞士在该行业的持续领先。在瑞士，钟表已经不仅是计时用的日用品，更是艺术品、时尚品和奢侈品。在瑞士的各家钟表博物馆里，钟表的历史、科技、工艺和设计等都有充分展示。

瑞士的钟表文化不仅在于其工艺与设计，还在于整个民族文化中对守时、准时的在意。此行中见到的一位嫁给瑞士人的华裔女士告诉我，先生很nice，很包容，但有种情况一定会发火：如果说好的出门时间，到时自己还

未准备好。

瑞士企业的创新与声誉为瑞士赢得了持续的竞争力。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瑞士的人均专利最多，人均诺贝尔奖获得率比任何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多，企业研发投入比率非常高。

此行中，不时可以发现瑞士享誉全球的企业品牌，同时也可以发现另一个细节，即瑞士人的国家意识。走在瑞士的街头，随处可见高高悬挂的瑞士国旗。问及原因，或说一个多月后是瑞士国庆，或说瑞士人平常就很爱挂国旗。更根本的，可能是瑞士人的国家意识、身份意识和公民意识很强，是渗浸在骨子里的。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瑞士堪称小国有大力。

二

在瑞士境内旅行，稍微留心一些，就会不时走进历史上一个个杰出人物的空间，极具时空穿

越感。在苏黎世访问期间，当我提出去看看列宁故居时，陪同的当地人很惊讶地说，在接待的中国访问者中极少有人知道并提出这一要求。在伯尔尼，当坐在爱因斯坦故居门口时，思绪会迅速回到百余年前的时空。事实上，伊拉斯谟、卢梭等人都在瑞士有过深度的居住。在灿烂的人类群星中，瑞士堪称小国有大美。

在瑞士的上千个湖泊中，莱蒙湖最为著名。因为它面积最大，58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50米，最深处300多米；因为它景致最好，与阿尔卑斯山相互簇拥，湖光山色，水质优秀，也是依云矿泉水产地；更因为它人文积淀最深，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曾在此集聚。

卓别林就是居住在莱蒙湖畔的一位伟大艺术家。1952年，受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卓别林移居瑞士，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5年。1989年4月16日卓别林诞辰100周年时，当地人在莱蒙湖边他的居住地附近修建了一个卓别林小广场，并树起他的雕塑以示纪念。而他的故居则成为卓别林博物馆。

卓别林在这里和妻子共同养育了八个孩子。在他的故居，许多图片中显示了他和妻子儿女们在一起的欢乐场景，而影像资料则凸显了主人在家庭生活中善于制造喜剧气氛。整个故居充满着无与伦比的美丽，

溢于言表的快乐。

卓别林是一名人道主义者，他坚决反对战争和霸权。在1954年接受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荣誉时，他对媒体说：“对和平的渴望是普遍的。我不知道怎样解决威胁和平的问题，但我知道：仇恨与怀疑的气氛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投掷氢弹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试着去理解彼此的问题，因为在现代战争中没有赢家。”

卓别林的主张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思想和霸权主义是不符的，但在瑞士却找到了最适合的生存空间——从和平主义的价值空间到湖光山色的自然空间。站在卓别林的书房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大片的绿色草坪和湛蓝的莱蒙湖水，再往远处还有巍峨洁白的阿尔卑斯雪山。如此美景，难怪卓别林经常坐在走廊里欣赏日落。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也不想，只是享受这壮丽的美景。”

在莱蒙湖边，我与一位在这里居住了三十年的中国艺术家会面，有了一次深入的谈话。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天空湛蓝，湖水湛蓝，坐在湖边，感觉整个人都被蓝色包裹住了。这位艺术家感慨地介绍说，卢梭、拜伦、雪莱、巴尔扎克等也都曾在莱蒙湖周边居住写作，还有许多艺术家都很喜欢这里。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位我未曾想到的艺术家——奥黛丽·赫本，说她在附

近居住了三十年，并讲了她与邻居相处的一些小故事。赫本谦和、朴素而友善，很受大家喜欢。当得知她的墓地就在附近时，我特别提出要去拜谒。

赫本的墓地伫立在当地村庄的一片集体墓地里，很不起眼。墓碑呈十字架型，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AUDREY HEPBURN 1929-1993。环绕墓地栽种着紫红色的天竺葵，墓碑前有两盆散发着怡人清香的薰衣草和小雏菊，有来访的人还在旁边摆放了一瓶新鲜剪下的红玫瑰。这些花朵与雪白的墓石和满眼的绿植一起，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显得特别明亮、干净。墓碑前还有一个小小的低头祈祷的白色天使雕像，让人不禁想起赫本儿子所写的《天使在人间》一书。

赫本是美丽的化身，在《VOGUE》《Elle》等媒体评选的“世界时尚女性”“世界最美丽女性”中都名列第一名。而她最喜欢的一首诗正是《永葆美丽的秘诀》。在人生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她依然给家人读了这首诗：

魅力的双唇，在于亲切友善的语言；

可爱的双眼，在于看到别人的优点；

苗条的身材，在于将食物与饥饿的人分享；

美丽的秀发，在于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

优雅的姿态，在于与知识同行。



奥黛丽赫本的瑞士故居

赫本常说，人有两只手，一只帮助自己，一只帮助他人。她自己也始终在热情地帮助他人。她也坚信，一个女人的美丽会随着岁月而增长。事实的确如此。在赫本离世后多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纽约总部前树立起了赫本的青铜雕像并命名为“奥黛丽精神”。她的美丽长在，精神长在。

本雅明说，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东西是艺术作品的灵晕（aura）。换言之，可能正是这种灵晕形成的特殊氛围，才能吸引真正的艺术家聚集，沉浸其间，沉思忘返。莱蒙湖能够聚集如此多的艺术家在此，一定是有其特殊的灵晕的。

三

在拜访中国驻瑞士大使馆

时，耿文兵大使告诉我，瑞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自1950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创造了许许多个“第一”，中瑞关系一直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体量大小国家间友好合作的典范。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他特别谈到，现在国际舞台上缺中国人才，希望国内大学能够更多关注国际化人才培养，对于清华大学提出的培养全球胜任力人才的目标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一再强调要相信中国青年人的信心与能力。

为了增强瑞士各界对中国的了解，耿大使花了大量时间与瑞士媒体沟通，接受采访，发表文章，与当地媒体负责人举行见面会。对此，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我表达了特别的认同和称

赞。在当下中国的国际交往中，一定要边做边说，会做会说，做得好也要说得好才是真的好。

在大使馆访问，我收到了两本书作为礼物——在华留学或工作过的瑞士人讲述自己中国故事的文集《我们记忆中的中国》。据该书的总策划、使馆教育参赞席茹介绍，从1963年开始，第一批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瑞士学生赴华留学，中瑞之间的教育交流一直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这两本书成为我在瑞士访问期间最好的旅行读物。每天夜里，一篇篇读过来，对瑞士、瑞士人、瑞士与中国的关系有了更多亲近的认识。在这些书中，会发现许许多多细小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或掩卷长思。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确实是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基础，而且，当作为个体而非组织代表相互交往时，心态会更加开放，感情会更加真诚，发现会更加有趣。

在瑞士访问期间还读到一本书：《不仅仅是巧克力：理解瑞士文化》。这本书与中国大使馆编的书类似，用了许多外来者和本地人的视角来看待瑞士，展示了瑞士迷人的、现代的、多面的社会。的确，瑞士是有着特殊灵晕的国家，让历史与现代和谐相处，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不同文化人群和谐相处。无怪乎，随着在瑞士的居住时间越来越长，卓别林发出了“我们每天越来越喜爱瑞士”的由衷感慨。📖